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八回 大明國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邇率賓

詩曰： 縹渺祥雲擁紫宸，齊明箕斗瑞星辰。  
三千虎拜趨丹陛，九五飛龍兆聖人。  
白玉階前紅日曉，黃金殿下碧桃春。  
草萊臣庶無他慶，億萬斯年頌舜仁。

卻說金碧峰長老吩咐那些妖精，要個身裡變。原來那些妖精正待要賣弄他的本事高強，機關巧妙，等不得這個長老開口哩。長老一說道：「你們變個身裡變來看著。」那眾妖精響響的答應道：「有！」才說得一個「有」字，你看他照舊時一字兒擺著，說道：「怎麼樣變哩？」長老道：「先添後癩。」眾妖精說道：「看添哩！」你看他一班兒湊湊合合，果真就是一個添。怎見得就是一個添？原來舊妖精只是三個，新妖精也只是三□三個。一會兒一個妖精添做□個妖精，□個妖精添做百個妖精，百個妖精添做千個妖精，千個妖精添做萬個妖精。本等只是一個山頭兒，放了這一萬個妖精，卻不滿意都只見是些妖精了！把個非幻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還是哪裡到了一船妖精麼？」把個雲谷吃了兩驚。怎麼雲谷又多吃了一驚？只因他學問淺些，故此多吃了一驚。他又說道：「想是那裡挖到了個妖精窠哩！」長老看見他添了一萬個妖精，又說道：「再從身上添來。」又只見這些妖精咕咕呱呱，一會兒一隻手添做□隻手，□隻手添做百隻手，百隻手添做千隻手。只見一個妖精管了一千隻手，一萬個妖精卻不是管了萬萬隻手？這也真是三□年的寡婦，好守哩，好守哩！長老又說道：「再從身上添來。」又只見這些妖精嘻嘻嘎嘎，一會兒兩隻眼添做四隻眼，四隻眼添做八隻眼。長老道：「把眼兒再添些。」眾妖精說道：「你也沒些眼色，只有這大的面皮，如何鑽得許多的珠眼？」長老道：「再從身上別添罷！」又只見這些妖精口奄口奄噙噙，一會兒一寸長的鼻頭添做一尺長，一尺長的鼻頭添做一丈長，一丈長的鼻頭添做□丈長。本等只是一個精怪，帶了這等□丈長的鼻頭，委實也是醜看。長老道：「忒長了些，不像個鼻頭。」眾妖精齊聲說道：「不是個象鼻頭，怎麼會有恁的長哩？」長老道：「再從身上添來。」又只見這些妖精呌呌吧吧，一會兒一個口添做兩個口，兩個口添做三個口，三個口添做四個口，四個口添做五個口，五個口添做六個口，六個口添做七個口，七個口添做八個口，八個口添做九個口，九個口添做□個口。長老道：「添的都是甚麼口？」眾妖精說道：「添的都是儀秦口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添的都是儀秦的口？」眾妖精道：「不是儀秦的口，怎麼得這等的多？」長老道：「再從身上別添罷。」又見這些妖精噙噙響響，一會兒一個耳朵添做兩個耳朵，兩個耳朵添做三個耳朵，三個耳朵添做四個耳朵，四個耳朵添做五個耳朵，五個耳朵添做六個耳朵，六個耳朵添做七個耳朵，七個耳朵添做八個耳朵，八個耳朵添做九個耳朵，九個耳朵添做□個耳朵。長老道：「可再添些麼？」眾妖精說道：「就是你要減我也不聽你了。」

長老道：「添便是會添，卻不會減了。」眾妖精道：「有添有減，既會添，豈不會減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減來我看著。」只見這些妖精一響響，原來還是原來。舊妖精還是三個，新妖精還是三□三個；一個妖精還是一隻手，一個妖精還是一隻眼，一個妖精還是一個鼻頭，一個妖精還是一張口，一個妖精還是一雙耳朵。長老道：「你再減來我看著。」眾妖精依舊是這等捻訣，依舊是這等弄耳。一會兒沒有了這雙手。長老道：「沒有手省得搨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隻眼。長老道：「好，眼不見為淨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個鼻頭。長老道：「好，沒有鼻頭，省得受這些污穢臭氣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張口。長老道：「好，穩口深藏舌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雙耳朵。長老道：「好，耳不聽，肚不悶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個頭。長老道：「好，省得個頭疼發熱。」一會兒沒有了了一雙腳。長老道：「好，沒有了腳，省得個胡亂踎。」一會兒這些妖精要轉來了，恰好的不得轉來了。你也吆喝著，我的手哩！我也吆喝著，我的腳哩！東也吆喝著，我的頭哩！西也吆喝著，我的眼哩！左也吆喝著，我的鼻頭哩！右也吆喝著，我的口哩！我的耳朵哩！長老只是一個不講話，口兒裡念也念，手兒捻也捻。原來長老的話兒，都是些喃法，口兼他去下頭，去了手，去了腳。那些妖精只說是平常間要去就去，要來就來，哪曉得這個長老是個緊箍子咒，一去永不來了。

卻說這些妖精沒有了頭，也只是個不像人，還不至緊；沒有了手，卻便搨不住；沒有了腳，卻就站不住，恰像個風裡楊花，滾上滾下。長老口裡念得緊，這些妖精益發叫得緊。長老手裡捻得緊，這些妖精益發滾得緊。越叫越滾，越滾越叫。長老看見他恁的滾，恁的叫，心裡想他這會兒收拾也。舉起杖來，一個妖精照頭一杖，一個個返本還原，一宗宗歸根復命。長老叫聲：「非幻！」只見非幻應聲道：「有！」長老又叫聲：「雲谷！」只見雲谷也應聲道：「有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兩個近前去看他一看，且看這些妖精原身是個甚麼物件？」非幻走近前去看了一看，雲谷也近前去看了一看。長老道：「你兩個看得真麼？」非幻道：「看得真。」雲谷道：「看得真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兩個數得清麼？」非幻道：「數得清。」雲谷道：「數得清。」長老道：「還是些甚麼物件？」非幻道：「一個是一隻禪鞋。」雲谷道：「一個是一個椰子。」非幻道：「一個是一個碧琉璃。」雲谷道：「這其餘的都是些真珠，光溜溜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拿來我看著。」非幻拿將那只禪鞋來，問聲道：「兀的敢就是蛇船精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非幻道：「這是個甚麼禪鞋，會這等神通廣大哩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卻不是個等閒的禪鞋。」非幻道：「怎麼不是個等閒的禪鞋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便忘卻也，補陀山上海龍王的人事。」非幻道：「哎，原來是個無等等天君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雲谷拿將那個椰子來，問聲道：「兀的敢就是葫蘆精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雲谷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椰子，會這等神通廣大哩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卻不是個等閒的椰子。」雲谷道：「怎麼不是個等閒的椰子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忘卻了補陀山南海龍王的人事。」雲谷道：「哎，原來是個波羅許由迦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非幻又拿將那個碧琉璃來，問聲道：「兀的敢就是鴨蛋精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非幻道：「是個甚麼琉璃，會這等神通廣大哩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卻不是個等閒的琉璃。」非幻道：「怎麼不是個等閒的琉璃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又忘卻了補陀山南海龍王的人事。」非幻道：「哎，原來是個金翅吠琉璃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雲谷又盛將那些珠兒來，問聲道：「兀的敢就是天罡精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雲谷道：「這是個甚麼珠兒，會這等神通廣大哩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卻不是個等閒的珠兒。」雲谷道：「怎麼不是個等閒的珠兒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又忘卻了補陀山東海龍王的人事。」雲谷道：「哎，原來是三□三個東井玉連環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原來這四處的妖精，都是四樣的寶貝，這四樣的寶貝，都是四海龍王獻的。金碧峰長老原日吩咐他南瞻部洲伺候，故此今日見了，他各人現了本相。後來禪鞋一隻，就當了一隻，在腳底下穿；椰子剖開來做了個鉢盂，長老的紫金鉢盂就是他了。碧琉璃隨身的杭貨，那三□三個真珠，穿做了一串數珠，攢在長老的手上。

卻說這五臺山附近的居民，卻不曉得他這一段的緣故，又且看見這個長老削髮留鬚，有些異樣，人人說道有這等降魔禪師，也有這等異樣的長老也。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百人傳千，千人傳萬；一鄰傳裡，一里傳黨，一黨傳鄉，一鄉傳國，一國傳天下。執弟子的無論東西南北，四遠八方，哪一個不來皈依？哪一個不來聽講？碧峰長老無分春夏秋冬，起早睡晚，哪一時不在說法，不在講經？這時正是永樂爺爺登龍位，治天下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。有一首聖人出的樂府詞為證，詞曰：

聖人出，格玄穹。祥雲護，甘露濃。海無波，山不重。人文茂，年穀豐。聲教洽，車書同。雙雙日月照重瞳。但見聖人無為，時乘六龍，唐虞盛際比屋封。臣願從君兮佐下風。

這個萬歲爺登基，用賢如渴，視民如子，勵精圖治，早朝晏罷。每日間金雞三唱，宮裡升殿，文武百官，濟濟踴躍。有一律早朝詩為證，詩曰：

雞鳴闔闔曉雲開，遙聽宮中響若雷。  
玉鼎浮香和霧散，翠華飛杖自天來。  
仰叨薄祿知何補，欲答賡歌愧不才。

卻憶行宮春合處，蓬山仙子許追陪。

萬歲爺坐在九重金殿上，只見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左班站著都是些內閣：文淵閣、東閣、中極殿、建極殿、文華殿、武英殿這一班少師、少保、少傅的相公，和那詹事府、翰林院這一班春坊、諭德、洗馬、侍講、侍讀的學士；又有那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的尚書，帶領著各部的清吏司的司官；又有那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一班的大九卿；又有那太常寺、光祿寺、國子監、應天府、太僕寺、鴻臚寺、行人司、欽天監、太醫院一班的小九卿；又有那□三道一班的御史；又有那六科一班的給事中；又有那上江兩縣雜色分理一班的有司。一個個文光燦燦，喜氣洋洋。有一律李閣老的宰相詩為證，詩曰：

手扶日轂志經綸，天下安危繫此身。

再見伊周新事業，卻卑管晏舊君臣。

巍巍黃閣群公表，皜皜蒼生萬戶春。

自是皇風底清穆，免令憂國鬢如銀。

右班列著都是些公候、駙馬、伯和那五軍大都督；又有那京營戎政；又有那禁兵紅盔；又有那指揮，千、百戶。一個個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有一律唐會元樞密詩為證，詩曰：

職任西樞著武功，龍韜豹略熟胸中。

身趨九陛忠心壯，威肅三軍號令雄。

刁斗夜鳴關塞月，牙旗秋拂海天風。

聖朝眷顧願非小，千古山河誓始終。

傳宣的問說道：「文武班齊麼？」押班官出班奏道：「文官不少，武將無差，班次已經齊整了。」傳宣的道：「各官有事的引奏，無事的退班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午門之內，跪著一班老者，深衣幅巾，長眉白髮，手裡拄著一根紫竹杖，腳底穿著一雙黃泥鞋。鴻臚寺唱名說道：「外省、外府、外縣的耆老們見朝。」傳宣的說道：「耆老們有何事見朝，可有文表麼？」耆老們道：「各有文表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是甚麼文表？」耆老們道：「俱是進祥瑞的文表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是甚麼祥瑞？」耆老們道：「自從萬歲爺登龍位之時，時暢時雨，五穀豐登，百姓們安樂，故此甘露降，醴泉出，紫芝生，嘉禾秀。小的們進的就是甘露、醴泉、紫芝、嘉禾這四樣的祥瑞。」傳宣的道：「哪個是甘露文表？」班頭上一個老者說：「小的是潞州府耆老，進的是甘露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接上來。」潞州耆老當先雙手進上了表文，後來雙手捧上甘露。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，文武百官三呼萬歲，稽首稱賀。有一律甘露詩為證，詩曰：

良霄靈液降天衢，和氣融融溢二儀。

瑞應昌期濃似酒，香涵仁澤美如飴。

霧滾寒透金莖柱，錯落光疑玉樹枝。

朝野儒臣多贊詠，萬年書賀拜丹墀。

傳宣的道：「哪個是醴泉文表？」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：「小的是醴泉縣耆老，進的是醴泉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接上來。」醴泉耆老當先雙手進上了文表，後來雙手捧上醴泉。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，文武百官三呼萬歲，稽首稱賀。有一律醴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太平嘉瑞溢坤元，甘醴流來豈偶然。

曲蘖香浮金井水，葡萄色映玉壺天。

瓢嘗解駐顏齡遠，杯飲能教痼疾痊。

枯朽從今盡榮茂，皇圖帝業萬斯年。

傳宣的道：「哪個是紫芝文表？」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：「小的是香山縣耆老，進的是紫芝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接上來。」香山縣耆老當先雙手進上了文表，後來雙手捧上了紫芝。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，文武百官三呼萬歲，稽首稱賀。有一律紫芝詩為證，詩曰：

氣稟中和世道亨，人間一旦紫芝生。

謝庭昔見呈三秀，漢殿曾聞申九莖。

翠羽層層從地產，朱柯燁燁自天成。

療饑卻憶龐眉叟，深隱商山避姓名。

傳宣的道：「哪個是嘉禾文表？」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：「小的是嘉禾縣耆老，進的是嘉禾。」傳宣的道：「接上來。」嘉禾耆老當先雙手進上了文表，後來雙手捧上一本九穗嘉禾。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，文武百官三呼萬歲，稽首稱賀。有一律閩老的嘉禾詩為證，詩曰：

靈稼生來豈偶然，嘉禾有驗吐芳妍。

仁風毓秀青連野，甘露涵香綠滿田。

九穗連莖鍾瑞氣，三苗合穎兆豐年。

文人墨客形歌詠，寫入堯天擊壤篇。

卻說這四樣的祥瑞，挨次兒進來了，龍顏大悅，即時傳下了一道旨意來，賞賜耆老們，給與腳力回籍。又只見午門之內，跪著一班兒異樣的人。是個甚麼異樣的人？原來不是我朝文獻之邦，略似人形而已。頭上包一幅白氈的長巾，身上披一領左衽的衣服，腳下穿一雙犛牛皮的皮靴，口裡說幾句侏離的話。鴻臚寺報名說道：「外國洋人進貢。」傳宣的問道：「外邦進貢的可有文表麼？」各洋人的通事說道：「俱各有文表。」傳宣的說道：「為甚麼事來進貢？」洋人通事的說道：「自從天朝萬歲爺登龍位之時，天無烈風縮雨，海不揚波，故此各各小邦知道中華有個聖人治世，故此齎些土產，恭賀天朝。」傳宣的道：「進貢的是甚麼物件？」各洋人通事的說道：「現有青獅、白象、名馬、獬羊、鸚鵡、孔雀，俱在丹陛之前。」傳宣的道：「一國挨一國，照序兒進上來，我和你傳達上。」只見頭一個是西南方哈失謨斯國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一道文表，貢上一對青獅子。這獅子：

金毛玉爪日懸星，群獸聞知盡駭驚。

怒向熊羆威凜凜，雄驅虎豹氣英英。

已知西國常馴養，今獻中華賀太平。

卻羨文殊能爾服，穩騎駕馭下天京。

第二個是正南方真臘國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了一道文表，貢上四隻白象。這白象：

慣從調習性還馴，長鼻高形出獸倫。

交趾獻來為異物，歷山耕破總為春。

踏青出野蹄如鐵，脫白埋沙齒似銀。

怒目祿山終不拜，誰知守義似仁人！

第三個是西北方撒馬兒罕國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了一道文表，貢上□匹紫驕馬。這紫驕馬：

俠客重周遊，金鞭控紫驕。蛇弓白羽箭，鶴轡赤茸鞞。

發跡來南海，長鳴向北州。匈奴今未滅，畫地取封侯。

第四個是正北方韃國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了一道文表，貢上了二□隻獐羊。這獐羊形似吳牛，角長六尺五寸，滿嘴髭鬚，正是：

長鬚主簿有佳名，獐首柔毛似雪明。  
牽引駕車如衛玠，叱教起石羨初平。  
出郊不失成君義，跪乳能知報母情。  
千載匈奴多牧養，堅持苦節漢蘇卿。

第五個是東南方大琉球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了一道官表，貢上一對白鸚鵡。這白鸚鵡：  
對對含幽思，聰明憶別離。  
素衿渾短盡，紅嘴漫多知。  
喜有開籠日，寧慚宿舊枝。  
白應憐白雪，更復羽毛奇。

第六個是東北方奴兒罕都司差來的番官番吏，進上了一道表文，貢上一對孔雀。這孔雀：  
翠羽紅冠錦作衣，托身玄圃與瑤池。  
越南產出稻穗美，隴右飛來鷓鴣奇。  
荳蔻圖前頻起舞，牡丹花下久棲遲。  
金屏一箭曾穿處，贏得婚聯喜溢眉。

卻說這個進貢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番王，還有一等沒名沒姓的進貢金珠、寶貝、庵蘿、波羅、熏薩、琉璃、加蒙絞布、獨蜂福祿、緊革呈兜羅、琥珀、珊瑚、車渠、瑪瑙、賽蘭、翡翠、砂鼠、龜筒；還有一等果下馬，只有三尺高；八梢魚，八個尾巴；浮胡魚，八隻腳；建同魚，一個象鼻頭，四隻腳；長尾雞，長有一丈；蟻子鹽，是螞蟻兒的卵煮熟得的；菩薩石，生成的佛像；猛火油，偏在水兒裡面猛烈；萬歲棗，長了有千百年；篤耨香，直沖到三□三天之上；朝霞大火珠，火光照到七□二地之下；歌畢佗樹，點點滴滴都是那蜜；淋漓金顏香，樹上生成的，香香噴噴直透在凡人身上。這些進貢的都不在話下。只文武百官三呼萬歲，叩頭稱賀，都說道：「遐邇一體，率賓歸王。」萬歲爺見之，龍顏大悅，即時傳下旨意，著四洋館款待洋人；著光祿寺筵宴，大宴群臣。宴罷，大小官員各各賞賜有差。這正是：

宴罷蓬萊酒一卮，御爐香透侍臣衣。  
歸時不辨來時路，一任顛東復倒西。

卻說明朝早起，宮裡升殿，百官謝恩。謝恩已畢，傳宣的說道：「文武兩班有事出班引奏，無事捲簾散朝。」鴻臚寺唱說道：「百官平身，散班。」百官齊聲呼道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一擁而退。只見班部中一個老臣，戴的朝冠，披的朝服，繫的朝帶，穿的朝鞋，手執的象板，口兒裡呼的萬歲，一個兒跪在金階之下，不肯散班。

卻不知這個老臣姓甚麼，名字叫做甚麼，鄉貫科目又是甚麼，跪在金階之下，口兒裡還是說些甚麼，心兒裡還要做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